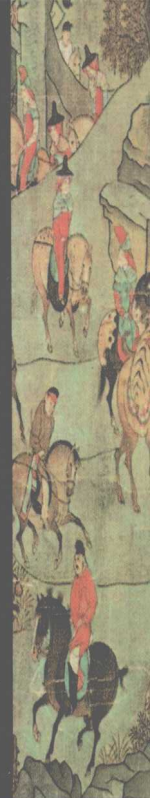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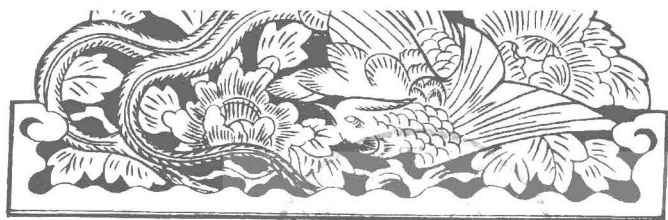


冯梦龙

全集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冯 梦 龙 全 集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主 编 张 树 天 王 槐 茂

第 六 卷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卷十六 情报类

荥阳郑生

天宝中，常州刺史郑公，时望甚崇。有一子，始弱冠，隽朗有词藻。其父爱而器之，曰：“此吾家千里驹也。”应乡试秀才举，将行，乃盛其车服，计京师薪储之费，可支二年许，谓之曰：“观尔之才，当一战而胜。今丰尔之给，将遂其志也。”生亦自负，视上第如指掌。自毗陵发，月余抵长安，居于布政里。

尝游东市，还，自平康东门入，将访友于西南，至鸣珂曲，见一宅，门庭不甚广，而室宇严邃，阖一扉。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，妖姿要妙，绝代未有。生瞥见，停驂良久，不忍纵步。乃诈坠鞭于地，候其从者勅取之，累盼于妓，妓回眸凝睇，情甚相慕，竟不敢措辞而去。

生自尔意若有失，乃密征于其友游长安之熟者。友曰：“此狭邪女李氏宅也。”曰：“娃可求乎？”对曰：“李氏颇赡，往来皆贵豪，所得甚广。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也。”生曰：“但患不谐，虽百万不惜。”

他日，盛服而往，扣其门，俄有侍儿启扇见生，驰走大呼曰：“前时坠鞭郎至矣！”娃大悦曰：“尔姑止之，吾即出也。”生闻之私喜。行至萧墙间，见一姥垂白佝偻，知是娃母，乃前拜致词曰：“闻兹地有隙院，愿税以居。信乎？”姥曰：“惧湫隘，不足以辱长者，敢言值耶！”延入宾馆，与生偶坐。因曰：“某有女娇小，欲识上客。”乃命娃出，明眸皓腕，举步艳冶，生遽惊起，莫敢仰视。拜毕，叙寒燠。触类妍媚，目所未睹。茶后进酒，器用甚洁。欢笑方洽，不觉日暮。姥访其居远近，生给之曰：“在延平门外数里。”姥曰：“鼓已发矣，速归，无犯禁。”生曰：“道里远，奈何？可假片席地相容乎？”娃曰：“不

见责僻陋，方将居之，宿何害焉。”生数目姥，姥曰“唯唯！”生乃召家僮，请以双缣，备一宵之饌。娃笑而止之，留以俟他辰，固辞，终不许。俄徙坐西堂，帷幙帘榻，焕然夺目。妆奁衾枕，亦皆侈丽。乃张烛进饌，品味甚盛。撤饌，姥起，生、娃各叙邂逅相慕之意。生曰：“此来非直所居，愿偿平生之志耳。”言未终，姥至，询其故，笑曰：“男女之际，大欲存焉。情苟相得，虽父母不能制也。”生遂下阶拜谢，愿以身为厮养。姥遂呼之为郎，饮酣而散。及旦，尽徙其囊橐于李，不复与亲知相闻。日会倡优辈狎戏，囊中渐铄，乃鬻骏乘，及其家僮。岁余，资斧荡然。娃情弥笃，而姥意已怠。乃授计于娃，使偕生诣祈嗣。

410 生大喜，质衣而往，返至里北门，娃谓生曰：“此东转小曲中，某之姨宅，暂往觐，可乎？”生如其言，抵一里门，青衣促生下驴。适有一人出访，曰：“谁？”曰：“李娃也。”乃入舍。俄有姬出迎，年可四十余。问生曰：“吾甥何在？”娃至，姬迎谓曰：“何久疏绝！”相视而笑。娃引生拜之，姬意甚殷勤，苦将留娃信宿者。而尽屏其车马，相与人西戟门偏院，中有山亭竹树，逶迤葱茜。生谓娃曰：“此姨之私第耶？”笑而不答，以他语对。坐食顷，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驰至，曰：“姥遇暴疾，势甚殆，宜速归。”娃谓姨曰：“方寸乱矣。某疾驰去，候返乘，姨便与郎偕来。”生拟随步，其妻与侍儿偶语，以手挥之，令生止于户外，曰：“姥且歿矣，当共议丧事，以济其急，奈何遽去？”乃止。共计其凶仪斋祭之用。日晚，乘不至。姨曰：“无复命，何也？郎先往视，某当继来。”生遂往，至旧宅门，扃钥甚密，以泥缄之。生大骇，诘其邻人，邻人曰：“姥本税居，约已周，今徙去矣。”问：“何徙？”曰：“不知也。”生悲甚，欲诣姨诘之，日晚，计程不能达，乃赁榻而寝。自昏达旦，目不交睫。质明，至姨所，叩扉不应，大呼至数四，阍者除出。生遽询：“姨氏在乎？”曰：“无之。”生曰：“昨暮在此，今何在？且此谁氏之第？”曰：“此崔尚书宅。昨有人税此院，云迟中表之远至者。未暮去矣。”生惶惑发狂，罔如所措。

因返访布政里旧邸，邸主哀而进膳，生怨慙绝食，三日遭疾甚

笃，旬余愈甚，邸主惧不起，徙诸凶肆之中。肆人共伤叹而互伺之。后稍愈，执纒帷以自给。累月，渐复壮，每听哀歌，辄呜咽流涕，不能自止。归则效之。生聪敏，曲尽其妙，虽长安无有伦比。

初，二肆之备凶器者，互争胜负。其东肆车輿皆奇丽，唯哀挽不敌。东肆长知生音妙，乃醵钱二万索雇焉。其党阴教生新声，而相赞和。累旬，人莫知之。其二肆长相谓曰：“我等各阅所长于天门街，以较优劣。不胜者，罚直五万，以备酒饌，可乎？”各许诺，立契署保。于是，里胥告于户曹，闻于京尹。及期，士女尽赴，巷无居人。自旦阅之，及亭午，历举輦輿威仪之具。西肆皆不胜，师有惭色，乃置层榻于南隅。有长髯者拥铎而进，翊卫数人，于是奋髯扬眉、扼腕顿颡而登，乃歌《白马》之词，恃其夙胜，顾盼左右，旁若无人。齐声赞扬，以为独步一时矣。有顷，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，有乌巾少年，左右五六人，秉筴而至，即生也。整其衣服，俯仰甚徐，申喉发调，容若不胜，乃歌《薤露》之章，举声清越，响振林木。曲度未终，闻者歔歔掩泣。西肆长为众所诮，益惭耻，密置所输之值于前而遁。四座愕眙，莫之测也。

先是，天子方下诏，俾外方之牧，岁一至阙下，谓之入计。时适遇生父在京师，与同列者易服窃往观焉。有老竖，即生乳母婿也，察生容辞，欲认未敢，泫然流涕。生父惊而诘之。因告曰：“歌者之貌，颇似郎之亡子。”父曰：“吾子以多财，为盗所害，奚至是耶？”言讫亦泣。及归，竖间驰往，访于其党，皆曰：“郑氏之子。”征其名，且易之矣。竖意不释，然迫而察之，良是。生见竖，色动回翔，将匿于众中。竖遂持其袂，强挟以归。父见之，怒其玷辱，乃徒行出，至曲江杏园东，褫其衣，以马鞭鞭之数百，垂毙，委之而去。其师使人阴随之，归告同党，共加伤叹。谋瘞之，而气犹未绝。因共荷归，以苇筒灌勺饮，经宿乃活。月余，手足犹不能举。其搥处皆溃烂，同辈恶其秽，复弃之道周，行路咸伤之，往往投以余餐。如是十旬，杖而能起。被布裘乞食，裘百结如悬鹑。自秋徂冬，夜入粪窟，昼则周游塵肆。

412

一日，冒大雪行乞，门多不启。至安邑东门，循理垣北转第七八，有一门独启左扉，即娃宅也。生不知之，遂连声疾呼，饥冻之甚，音响凄切，所不忍听。娃自阁中闻之，谓侍儿曰：“此必郑生，我辨其音矣。”趋而出。见生枯瘠疥疔，殆非人状，娃意感焉。乃谓曰：“岂非某郎也！”生羞愤俱极，口不能言，颌颐而已。娃前，抱其颈，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，失声长恸曰：“令子一朝及此，我之罪也！”绝而复苏。姥大骇，奔至，曰：“何也？”娃曰：“某郎。”姥遽曰：“何不逐之？”娃敛容却睨曰：“不然，此良家子也。尝昔驱高车、持多金至此，不逾期而荡尽，以计逐之，令其失志，不得齿于人伦；父子，天性也，使其情绝，杀而弃之。又困蹶若此，天下之人尽知为某也。生亲戚满朝，一旦当权者熟察本末，祸将及矣！况欺天负人，鬼神不佑。某为姥子，殆今有二十岁矣，计所获不啻千金，姥年已六十余，愿计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自赎，当就近别居，晨昏不废温清，于姥亦无所苦。”姥度其志坚，乃许之。因以给姥之余金，于北隅税一隙院，乃与生沐浴更衣，先以汤粥通其肠，次以酥乳润其脏。旬余，方荐水陆之饌。巾履皆取珍异者。未数月，肌肤稍腴。卒岁，平愈如初。娃谓生曰：“体已康矣，曩昔之业，可温习乎？”生思之曰：“十得二三耳。”娃命车出游，生骑而从，至书肆，令生自择取，计费百金，尽载以归。因令生专气务学，俾夜作昼，孜孜矻矻，娃常偶坐，宵分乃寐。伺其疲倦，即劝缀诗赋。二岁而业大就。生谓娃曰：“可策名矣。”娃曰：“未也。”更令精熟一年，曰：“可矣。”

于是，赶试，生登科甲，声振礼部。虽前辈见其文，罔不敛衽敬羨，愿友之而不可得。娃曰：“未也。秀才幸擢一第，便自谓致身青云，子行秽迹鄙，不伴他士，当磨淬利器，以求再捷，方可连轡群英耳。”生由是益自勤苦，声价弥甚。

其年，遇大比，诏征四方之隽，生应直言极谏科，策名第一。授成都府参军，三事以降，皆其友也。将之官，娃谓生曰：“某今日始不相负矣。愿以残年归养老姥。君当结缘鼎族，以奉蒸尝，中外婚媾，无自黷也。勉思自爱！某从此去矣！”生泣曰：“子若弃我，当自

到以就死!”娃固辞不从。生勤请弥恳。娃曰:“送子涉江,至于剑门,当令我回。”生许诺,月余至剑门,未及发,而除书至。生父由常州诏入,拜成都尹、兼剑南采访使。浹辰父到,生因投刺谒于邮亭,父不敢认。见其祖、父官讳,方大惊,命登阶,抚背恸哭,遂为父子如初。因诘其由,具陈本末。大奇之。诘娃安在?曰:“送某至此,当令复还。”父曰:“不可。”翌日,命驾与生先之成都,留娃于剑门别馆。明日,命媒氏备六礼以迎焉。娃即归,岁时伏腊,妇道甚修,治家严整,极为亲所眷。后数岁,生父母偕歿,持孝甚至,感灵芝白燕之异。终制,累迁清显之任,十年间至数郡。娃封汧国夫人。有四子,皆为大官。其卑者,犹为太原尹。唐人白行简作《李娃传》。

弇州山人曰:“叛臣辱妇,每出于名门世族。而伶工贱女,乃有洁白坚贞之行。岂非秉彝之良,有不间邪!观夫项王悲歌,虞姬刎;石崇赤族,绿珠坠,建封卒官,盼盼死;禄山作逆,雷清恸;昭宗被贼,宫姬蔽;少游谪死,楚伎经。若是者,诚出天性之所安,固非激以干名也。至于娃之守志不乱,卒相其夫,以抵于荣美,则尤人所难。呜呼,倡也犹然,士乎可以知所勉矣!《义伎传》评曰:史称设形容,楔鸣琴,揄长袂,蹑利屣,固庸态也。娃之濯淖泥滓,仁心为质,岂非所谓蝉蜕者乎?士不困辱,不激;不激,事不成。假令郑子能自竖建显当世,则娃几与蕲王夫人媲美矣。子犹氏曰:“世览《李娃传》者,无不多娃之义。夫娃何义乎?方其坠鞭流盼,惟恐生之不来。及夫下榻延欢,惟恐生之不固。乃至金尽局设,与姥朋奸,反惟恐生之不去。天下有义焉如此者哉!幸生忍羞耐苦,或一旦而死于邸,死于凶肆,死于箠楚之下,死于风雪之中,娃意中已无郑生矣!肯为下一滴泪耶?绣襦之裹,盖由平康滋味,尝之已久,计所与往还,情更无如昔年郑生者,一旦惨于目而怵于心,遂有此豪举事耳。生之遇李厚,虽得此报,犹恨其晚。乃李一收拾生,而生遂以汧国花封报之。生不幸而遇李,李何幸而复遇生耶?”

散乐女

宋齐丘，豫章人。父卒，家计荡尽，朝不谋夕。时姚洞天为淮阳骑将，素好士，齐丘欲谒之。奈囊空，无以备纸笔之费。计无所出，但于逆旅闷坐。如此数日。邻房有散乐女，甚幼，问齐丘曰：“秀才何以杜门不出？”齐丘以实告。女叹曰：“此甚小事，何吝一言相示？”乃惠以数缗。齐丘市纸笔，为诗咏以投洞天。其略曰：“某学武无成，攻书失志，岁华蹭蹬，身事蹉跎。胸中万仞青山，压低气宇；头上一轮红日，烧尽风云。加以天步凌迟，皇纲废弛，四海渊黑。中原血红。挹飞苍走黄之辩，有出鬼没神之机。”洞天怒其言大，不即接见。齐丘窘急，乃更其启，朔日复至，其略云：“有生不如无生，为人不若为鬼。”又云：“其为诚恳万端，只为饥寒两字。”洞天始悯之，渐加拯救。徐温闻其名，召至门下。及升之有江南也，齐丘以佐命，遂至上相。乃上表云：“娶散乐女为妻，以报宿惠。”许之。

漂母而下，数百年又得散乐女。彼须眉男子，拥素封而坐视人饥寒者，视兹妇，能不愧死！

刘道真少时，尝渔草泽。有老姬闻其歌啸，知非常人，杀豚进之。道真食尽，了不谢。姬见不饱，又进一豚，食半而去。后为吏部郎，姬儿时为令史，乃超用之。此漂母之报也。欧阳彬困于淮南，歌人瑞卿，以家财资之入蜀。及贵，卒偕老。此散乐女之报也。虽然，彼皆女中丈夫，非望报者也。夫漂母与散乐女之不朽千秋也，岂在赠金乞娶时哉！

珍珠衫

楚中贾人某者，年二十余。妻美而艳，夫妇之爱甚笃。某商于粤，久不归。其家近市楼居，妇偶当窗垂帘外望，忽见美男子，貌类其夫，乃启帘流盼，既觉其误，赧然而避。男子新安人，客二年矣。见楼上美人盼己，深以为念。叩姓名于市东鬻珠老媪，因遗重贿，

求计通之。媼曰：“老妇知之矣。此贞妇不可犯也。寻常罕睹其面，安能为汝谋耶？”新安客哀祈不已。媼曰：“郎君明日午余，可多携白镪，到彼对门典肆中，与某交易，争较之际，声闻于内。若蒙见召，老妇得跨足其门，或有机耳。然期在合欢，勿计岁月。”客唯唯去。

媼因选囊中大珠、并簪珥之珍异者，明日至肆中，佯与新安人交易良久，于日中照弄珠色，把插搔头，市人竞观喧笑，声彻妇所。妇果临窗来窥，即命侍儿召媼。媼收货入笥，曰：“阿郎好缠人。如尔价，老妇卖多时矣。”便过楼与妇作礼，略叙寒温，出货商确数语，匆匆收拾，曰：“老身适有急事他出，烦为简置，少间徐来等论。”既去，数日不至。一日雨中，媼来曰：“老身爱女有事，数日奔走，负期。今日雨中，请观一切纓络。”妇人出篋中种种奇妙，老姬赞叹不一。形容既毕，妇综核媼货，酬之有方。媼喜曰：“如尊意所衡，固无憾。向者新安客高下不情，徒负此丰标耳！”妇复请迟价之半，以俟夫妇。媼曰：“邻居复相疑耶？”妇既喜价轻，复喜半贖，留之饮酌。媼机颖巧捷，彼此惟恨相知之晚。明日，媼携酌过，倾倒极欢。自此，妇日不能无媼矣。媼与妇益狎，时进情语挑之。妇年少，未免愁叹之意形于颜色。因留媼宿，媼亦言：“家中喧杂，爱此中幽静，明夕当携卧具来此。”次日，妇为之下榻。媼靡夕不至，两床相向，嗽语相闻，中夜谈心，两不相忌。

新安人数问媼期，辄曰：“未未。”及至秋月，过谓媼曰：“初谋柳上，条叶未黄，约及垂阴，子已成实。过此渐秃，行将白云侵枝矣！”媼曰：“今夕随老身入，须着精神，成败系此。不然，虚废半年也。”因授之计。

媼每夜黑至妇家，是夕，阴与新安人同人，而伏之寝门之外。媼与妇酌于房，两声甚戚，笑剧加殷。媼强侍儿酒，侍儿不胜，醉卧他所。独两人闭门深饮，各已微酣。适用飞蛾来火上，媼佯以扇扑之，灯灭，伪启门点灯，复倦笑曰：“忘携烛。”去，折旋之际，则已暗导其人于卧榻矣。顷之，辞以夜深火尽，复闭门。妇畏暗，数数呼

媼。媼曰：“老身当同帷作伴耳。”乃挟其人登妇床，妇犹以为媼也，启被抚其身，曰：“姥体滑如是！”其人不言，腾身而上，妇已神狂，听其轻薄而已。欢毕，始问为何人。媼乃前谢罪，述新安客爱慕之意。妇业堕术中，遂不能舍，相爱逾于夫妇。将一年，新安人赠费已及千金。

一日，结伴欲返，流涕谓妇曰：“别后烦思，乞一物以当会面。”妇開箱检珍珠衫一件，自提领袖，为其人服之。曰：“道路苦热，极生清凉。幸为君里衣，如妾得近体也。”其人珍重而别。相约明年，共载他往。新安人自庆极遇，珍衫未尝去体，顾之辄泪。

是年，为事所梗。明年，复商于粤，旅次适与楚人同馆，相得颇欢，戏道生平隐事。新安人自言“曾于君乡，遇一妇”如此。盖楚人外氏，故客粤中，主人皆外氏旧交，故楚人假外氏姓名作客，新安人无目物色也。楚人内惊，佯不信曰：“亦有证乎？”新安人出珠衣，泣曰：“欢所赠也，君归囊之便，幸作书邮。”楚人辞曰：“仆之中表，不敢得罪。”新安人亦悔失言，收衣谢过。

楚人货尽归家，谓妇曰：“适经汝门，汝母病甚，渴欲见汝。我已觅轿门前，便当速去。”复授一简书曰：“此料理后事语。至家，与阿父相闻。我初归，不及便来。”妇人至母家，视母颜色初无恙，因大惊。发函视之，则离婚书也。阖门愤恸，不知所出。妇人父至婿家请故，婿曰：“第还珠衫，则复相见。”父归，述婿语，妇人内惭欲死。父母不详其事，姑慰解之。

期年，有吴中进士宦粤过楚，择妾，媒以妇对。进士出五十金致之。妇人家告前婿，婿简妇家中大小十六箱，皆金帛宝珠，封界妻去。闻者莫不惊嗟。

居期年，楚人复客粤，偶与主人算货不直，语竞，塘翁仆地，翁暴死。二字讼之官，官即进士也。夜深，张灯简状，妾侍侧，见前夫名氏，哭曰：“是妾舅氏，今遭不幸，愿丐生还。”官曰：“狱将成矣。”妇人长跪请死。官曰：“起，徐当处分。”明日欲出，复泣曰：“事若不谐，生勿得见矣。”官乃语二字：“若父伤未形，须刷骨一验。”欲移尸

置漏泽园。二子家累千金，耻亏父体，叩头言：“父死状甚张，无烦剔剜。”官曰：“不见伤痕，何以律罪？”二子恳请如前。官曰：“若父老矣，死其分也。我有一言，足雪若憾。若能听否？”二字咸请惟命。官曰：“令楚人服斩衰，呼若父为父。葬祭悉令经纪，执拂辟踊，一随若行。若父快否？”二子叩头曰：“如命。”举问楚人，楚人喜于拯死，亦顿首如命。事毕，妾求与舅氏相见，男女合抱，痛哭逾情。官疑之，因叩其实，则故夫妇也。官不忍，仍使移归，出前所携十六箱还妇，且护之出境。楚人已继娶，前妇归，反为侧室。

或曰，新安人以念妇故，再往楚中，道遭盗窃。及至，不见妇，愁忿病剧不能归，乃召其妻。妻至，会夫已物故。楚人所置后室，即新安人妻也。

九箴生日：“若此，则天道太近，世无非理人矣。”小说有《珍珠衫记》，姓名俱未的。

夫不负妇，而妇负夫，故妇虽出不怨，而卒能脱其重罪。所以酬夫者，亦至矣！虽降为侧室，所甘心焉。十六箱去而复返，令之义侠，有足多者。姬之狡，商之淫，种种足以诫世。惜不得真姓名。

417

张红红

大历中，有才人张红红者，本与其父歌于衢路丐食，过将军韦青所居。青闻其歌音嘹亮，察之，乃有媚色，遂纳为姬。舍其父于后户，优给之。乃自传其艺，颖悟绝伦。尝有乐工自撰歌，即古《长命西河女》，而加增减其节奏，颇有新声，未进闻，先侑歌于青。青召红红于屏风后听之。红红乃以小豆数合记其拍。乐工歌罢，青入问红红：“如何？”曰：“已得矣！”青出云：“有女弟子曾习此，非新曲也。”即令隔屏风歌之，一声不失。乐工大惊异，遂请相见，惊服不已。再云：“此曲先有一声不稳，今已正矣。”寻达上听。翌日，召入宜春院，宠泽隆异，宫中号“曲娘子”。寻为才人。一日，内史奏韦青卒，上告红红，乃上前呜咽奏云：“妾本风尘丐者，一旦老爷死有所归，致身入内，皆自韦青。妾不忍忘其恩。”乃一恸而绝。上嘉叹

之，即赠昭仪。

红红之未遇韦青也，不免行丐，即遇而遂达至尊。虽曰人有绝技，定不埋没，而亦见知音之难遇矣。始蒙识拔，卒以死报，红红其伯牙氏之琴乎！

王玉英

福清茂材韩生庆云，授徒于长乐之蓝田石尤岭间。见岭下遗骸，伤之。归具畚鍤，自为瘞埋。

是夜，有人剥啄篱外。启户，见端丽女子曰：“妾王玉英也，家世湘潭。宋德祐间，父为闽守，将兵御胡元战死。妾不肯辱，与其家死岭下。岁久，骸骨偶出，蒙公覆掩，恩最深重，来相报耳。妾非人，虽不可谓非人，理有冥合，君其勿疑。”遂与合。而亡何，子生。受孕以七月七日。庆云母亦微知其事，急欲见孙，因抱归。女戒曰：“儿受阳气尚浅，未可令人遽见。”忽母来登楼，女已抱子从窗牖逸去，瞰儿果尚弃在地，始犹谓是莲子，察之乃蜂房也。抱儿归湘潭，无主者，乃故弃之河旁，书衣带间曰：“十八年后当来归。”

湘潭有黄公者，富而无子，拾之。稍长，清癯敏慧异常。儿名曰鹤龄；旋生二子，曰鹤算、二龄，共习制举之业，颇有声。已而，二弟皆授室，独鹤龄泥衣带中语，未决。然已捐金四十，委禽于其里易氏矣。

先是，女即归楚，尝以二竹筴与生，令击筴，则女即至。凡有疾痛病患，得女一语，即获庇佑。后以人言疑女为妖，又诬生失行，淫主人女，褫去章服。女故来渐疏，相期惟一岁一来，来必以七月七夕。久之，女谓生曰：“儿女以符衣带之期，可来视之。”生遂抵湘潭，伪作星家言，谒黄公。公出三子年甲，生指鹤龄者曰：“此非公之郎，今得当归矣。”黄公色动。问所自来。生曰：“我即弃儿父，故来试公。悦不寒盟，有衣带语在。”公曰：“固也，我已有子，不死沟壑。公若还珠，可忘阿保。他且勿论，顷者委禽之资，当为计耳。”因问儿所在。曰：“应试长沙去也。”生即往就视。一见，两皆感动，

若不胜情。其弟暨家奴，皆大诟，禁不令与语。生自忖，贫既不能偿金，又婚未易就。以咨女，亦莫为计。遂弃之归。始来浮湘，屡经险，女皆在舟中阴为卫，又为经纪其资斧。至儿不得，疾妇，女亦恚恨，若有待耳。抵闽，人皆惊詫。盖始皆谓生必死狐媚，今不然。又见儿，知非祟也。

女能诗，长篇短语，笔落数千言，皆臻理致。其《咏某贞妇》诗曰：“芳心未可轻行露，高节何须怨凯风。”《忆生》曰：“洞里仙人路不遥，洞庭烟雨昼潇潇。莫教吹笛城头阁，尚有销魂乌鹊桥。”“莫讶鸳鸯会有缘，桃花结子已千年。尘心不释蓝桥路，信是蓬莱有谪仙。”“朝暮云骖闽楚关，青鸾信不继尘寰。乍逢仙侣抛桃打，笑我清波照雾鬟。”诸篇为人所诵。生始命赋万鸟鸣春，即成四律，今即以名集，计十余卷。事见《耳谈》。

此事有不可解者五：女生不受辱，死而就人乎？一也。既与生子，而复抱之逸去，去则又弃之河旁，报德者固如此乎？二也。能抱之去，独不能挟之来乎？且衣带之期何验焉？三也。凡疾患得一语，即获庇佑，而不能佑其夫，使完名行乎？四也。具此大神通，而不能致委禽四十金之费，五也。但瘞骨掩骼，功德莫大，姑存之以示劝耳。

周廷章

天顺间，有临安卫王指挥，以从征广西苗蛮违限被参，降调河南南阳卫千户。王有二女：长娇鸾，次娇凤。凤已嫁，惟鸾从行。鸾幼通书史，王之文移，俱属代笔，钟爱甚至。王之妻周氏，有妹嫁于曹，贫而寡，迎使伴鸾，呼为曹姨。

值清明节，鸾与曹姨率诸婢戏秋千于后园。忽闻人声，惊视，则墙缺处有美少年窥视称羨。鸾大惊走匿，遗罗帕于地，生逾垣拾去。方展玩间，旋有侍女来园寻觅。周折数次，生笑曰：“物入人手，尚何觅耶？”侍女曰：“郎君收得，乞以见还。”生问：“此帕谁人之物？”侍儿曰：“鸾姐，主人爱女也。”生曰：“若鸾姐自来，当即奉璧。”

侍女叩生姓氏，并家远近。生曰：“周姓，延章名，苏州吴江人也。父为本学司教，随任于此。与尊府只一墙之隔。久闻尊姐精于文事，仆有小诗，烦为一致。如得报言，帕可还矣。”女急于得帕，允之。生逾垣而出，少顷复至，以桃花笺叠成方胜，授女，女返命。鸾发缄，得一绝云：“帕出佳人分外香，天公教付有情郎。殷勤寄取相思句，拟作红丝入洞房。”鸾微笑，亦取笺答诗云：“妾身一点玉无瑕，产自侯门将相家。静里有亲同对月，闲中无事独看花。碧梧只许来奇凤，翠竹那容入老鸦？寄语异乡孤另客，莫将心事乱如麻！”侍儿捧诗至园，则生已候于墙缺矣。自此诗句往返数次，侍女得赂，喜于传送，不复言罗帕之事。

适端阳节，王治酒园中家宴，生往来墙外，恨不得一与席末。是晚，生复寄一绝云：“配成彩线思同结，倾就蒲觞拟共斟。雾隔湘江欢不见，锦葵空有向阳心。”鸾阅诗嗟叹。不意为曹娥所窥，细叩从来。鸾与姨素厚，因备述之。姨曰：“周生江南之秀，门户相敌，何不遣媒礼聘，成百年之眷乎？”鸾点头称是。遂答诗。末有“多情果有相怜意，好倩冰人片语传”之句。生乃伪托父命，求婚于王。王亦雅重生，但爱女不欲远嫁他乡，迟疑未许。生遂设计，托以衙斋窄狭，假卫署后园肄业，且以周夫人同姓，请拜为姑。王武人，喜于奉承，许之，且愿任饔飧。

周遂寓居园亭，因得以兄妹之礼见鸾，情愈亲密。而曹姨居间，以盟主自任，先立婚誓，始订幽期。从此绸缪无间，恩逾夫妇。

约半载，周司教升任去，生托病独留。又半载余，而司教引疾还乡，生闻之，欲谋归覲，而心恋鸾，情不能自割。鸾察其意，因置酒劝驾。且曰：“君恋私情而忘公义，不惟君失子道，累妾亦失妇道矣。”曹姨亦曰：“今暮夜之期，原非之计，公子不如暂归故乡，且覲双亲。倘于定省之间，兼议婚姻之事，早完誓愿，岂不美乎？”周犹豫未决，鸾使曹姨竟以生欲归省为言于王，王致赆饯行。生不得已，始束装。是夜，鸾邀生再伸前誓，且询生居止，以便通信。

明日，生归。而司教已与同里一富家议姻，生始颇不欲，已闻

甚女甚美，贪财慕色，顿忘前誓。未几毕姻，夫妇相得甚欢，不复知鸾为何人矣。

鸾久不得生耗，念之成疾，每得便邮，屡以书招之，俱不报。父欲为鸾择配，鸾不可，必欲俟生的信。乃以重赂遣卫卒孙九，专往吴江致书，附古风一篇，其略云：“忆昔清明佳节时，与君邂逅成相知。嘲风弄月频来往，拨动风情无限思。侯门曳断千金索，携手挨肩游画阁。好把青丝结死生，盟山誓海情不薄。白云渺渺草青青，才子思亲欲别情。顿觉桃脸无春色，愁听传书雁几声。君行虽不排鸾驭，胜似征蛮父兄去。悲悲切切断肠声，执手牵衣理前誓。与君与就鸾凤友，切莫苏城恋花柳。自君之去妾攒眉，脂粉慵调发如帚。姻缘两地相思重，雪月风花谁与共。可怜夫妇正当年，空使梅花蝴蝶梦。临风对月无欢好，凄凉枕上魂颠倒。一宵忽梦汝娶亲，来朝不觉愁颜老。盟言愿作神雷电，九天玄女相传遍。只归故里未归泉，何故音容难相见？才郎意假妾意真，再驰驿使陈丹心。可怜三七羞花貌，寂寞香闺思不禁。”曹姨亦作书，备述女甥相思之苦，相望之切。

孙九至吴江，得生居于延陵桥下，知生再娶，乃候面，方致其情，生一语不答，入而复出，以昔日罗帕并誓书封还，使鸾勿念。孙九愤然而去，逢人诉之，故生薄幸之名，播于吴下。

孙九还报鸾，鸾制绝命诗三十六首，复为长恨歌数千言，备述合离之事，语甚愤激。欲再遣孙九，孙怒不肯行。鸾久蓄抱石投崖之意，特不忍自泯没以死，故有待耳。偶值其父有公牒，当投吴江县，勾本卫逃军，乃取从前唱和之词并今日绝命计、长恨歌，汇成一帙，合同婚书二纸，总作一缄，入于公牒中，用印发邮，乃父不知也。其晚，鸾沐浴更衣，取昔日罗帕自缢而死。

吴江令发封，得鸾诗，大以为奇，为闻于直指樊公社。公社见之忿然，深惜鸾才，而恨延章之薄幸，命司理密访其人，榜杀之。闻者无不称快。司教亦以忧死。

负心之人，不有人诛，必有鬼谴。惟不谴于鬼而诛于人，尤见

人情之公耳。

李益

大历中，陇西李生名益，年二十，以进士擢第。其明年拔萃，俟试于天官。夏六月，至长安，舍于新昌里。生门族清华，少有才思，丽词佳句，时谓无双。先达文人，翕然推伏。每自矜风调，思得佳偶，博求名妓，久而未谐。

422 长安有媒鲍十一娘者，故薛附马家青衣也，折券从良十余年矣。性便辟，巧言语，豪家戚里，无不经过。追风挟策，推为渠帅。尝受生诚托厚赂，意颇德之。经数月，生方闲居舍之南亭。申未间，忽闻扣门甚急，云是鲍十一娘至。摄衣从之，迎问曰：“鲍卿今日何故忽然而来？”鲍笑曰：“苏姑子作好梦也。有一仙人，谪在下界，不邀财货，但慕风流。如此色目，共十郎相当矣。”生闻之惊跃，神飞体轻，引鲍手，且拜且谢曰：“一生作奴，死亦不悛。”因问其名居，鲍具说曰：“故霍王小女，字小玉。王甚爱之。母曰净持，即王之宠婢也。王之初薨，诸弟兄以其出自贱庶，不甚收录，因分与资财，遣居于外，易姓为郑氏。人亦不知其王女。资质秾艳，一生未见。高情逸态，事事过人。音乐诗书，无不通解。昨遣某求一好儿郎，格调相称者某具说十郎，彼亦知有十郎名字，非常欢惬。住在胜业坊古寺曲甫上东间宅是也。已与彼作期，约明日午时，但至曲头觅桂子，即得矣。”

鲍既去，生便备行计，遂令家童秋鸿，于从兄京兆参军尚公处，假青骊驹黄金勒。其夕，生瀚衣沐浴，修饰容仪，喜跃交并，通夕不寐。迟明巾帻，引镜自照，惟恐不谐也。徘徊之间，至于亭午，遂命驾疾驱，直抵胜业。至约之所，果见青衣立候，迎问曰：“莫是李十郎否？”即下马，令牵入屋底，急急锁门，见鲍果从内出来。遥笑曰：“何等儿郎？造次入此。”生调消未毕，引入中门。庭间有四樱桃树，西北悬一鹦鹉笼，见生入来，鸟语曰：“有人入来。急下帘者！”生本性雅淡，心犹疑惧，忽见鸟语，愕然不敢进。逡巡，鲍引净持下

阶相迎，延入对坐。年可四十余，绰约多姿，谈笑甚媚。因谓生曰：“素闻十郎才调风流，名下固无虚士。某有一女子，颜色不至丑陋，堪配君子。频见鲍十一娘说意旨，今便令永奉箕帚。”生谢曰：“鄙拙庸愚，不意顾盼。倘垂录采，生死为荣。”遂命酒馔。小玉自堂东阁子中出来。生即拜迎。但觉一室之中，若琼林玉树，互相照耀，转盼精采射人。既而延坐母侧。母谓曰：“汝尝爱念‘开帘风动竹，疑是故人来’。即此十郎诗也。尔终日吟想，何如一见？”玉乃低鬟微笑，细语曰：“见面不如闻名，才子岂能无貌。”生遽起连拜曰：“小娘子爱才，鄙夫重貌。两好相映，才貌相兼。”母女相顾而笑，遂举酒。数巡，生起请玉歌唱，初不肯，母固强之。发声清亮，曲度精奇。酒阑，及暝，鲍引生就西院憩息。闲庭邃宇，帘幕甚华。鲍令侍儿桂子、浣沙，与生脱靴解带。须臾，玉至，言叙温和，辞气宛媚，解衣之际，态有余妍。低帷昵枕，极其欢爱，生自以为巫山、洛浦不过也。中宵之夜，玉忽流涕，谓生曰：“妾本娼家，自知非匹，今以色爱，托其仁贤。但虑一旦色衰，思移情替，使女萝无托，秋扇见捐。极欢之际，不觉悲生。”生闻之，不胜感叹。乃引臂替枕，徐谓玉曰：“平生志愿，今日获从。粉身碎骨，誓不相舍。夫人何发此言？请以素缣著之盟约。”玉因收泪，命侍儿樱桃褰幄执烛，授生笔砚。玉管弦之暇，雅好诗书，筐箱笔砚，皆王家之旧物。遂取绣囊，出越姬乌丝阑素绢三尺以授生。生素多才思，援笔成章，引喻山河，指诚日月，句句恳切，闻之动人。誓毕，命藏于宝篋之内。自尔婉变相得，若翡翠之在云路也。如此二岁，日夜相从。

其后年春，生以书判拔萃登科，授郑县主簿。至四月，将之官。便拜庆于东洛，长安亲戚，多就筵饯。时春物尚余，夏景初丽，酒阑宾散，离思萦怀。玉谓生曰：“以君才地名声，人多慕景，愿结婚媾者，固亦众矣。况堂有严亲，室无冢妇。君之此去。必就佳姻。盟约之言，徒虚语耳。然妾有短愿，欲辄指陈，永委君心，复能听否？”生经怪曰：“有何罪过？忽发所辞。试说所言，必当敬奉。”玉曰：“妾年始十八，君才二十有四。逮君壮室之秋，犹有六岁。一生欢